

走近 沈從文

糜華菱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走近沈从文

糜华菱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责任编辑:国晓健

封面设计:李亚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沈从文/糜华菱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1

ISBN 7-80198-228-2

I. 走... II. 糜...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文学评论—文集 ②沈从文(1902~1988)—人物研究
—文集 IV. ①I206.6-53 ②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421 号

走近沈从文

糜华菱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编:100088)

<http://www.cnbod.com>

(010)58694336 (010)58694335

中国按需出版网直销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印制

850mm×1168mm 大 32 开 6.5 印张 173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2 版 2006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ISBN 7-80198-2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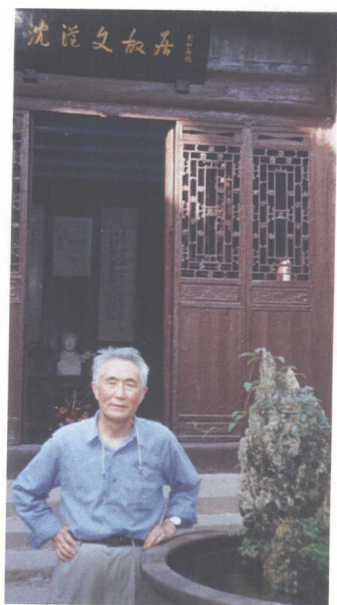
I·025(1008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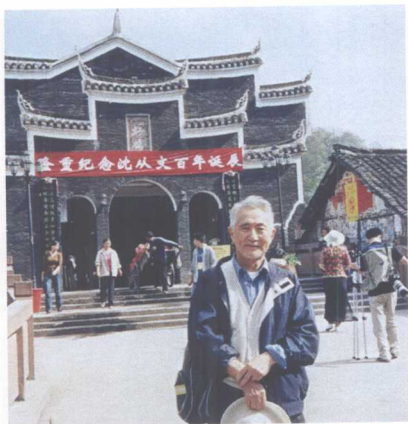
左：沈从文逝世一周年，本书作者与同乡作家萧离（中）去他家看望。左为沈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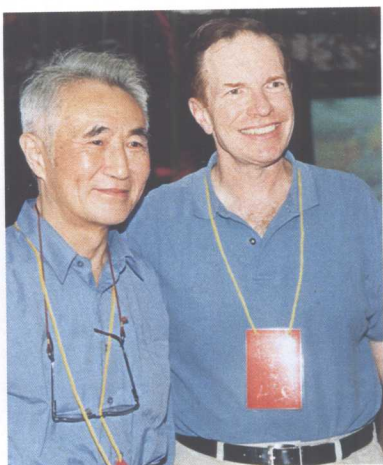
右：作者在凤凰访问先生故居。

下：作者在凤凰采风，座谈先生作品中涉及的民间传说。





左：作者到凤凰参加先生百年诞辰
纪念国际学术论坛。



右：作者与英文《沈从文传》作者
金介甫在论坛上相见。

下：作者在纪念论坛发言。



序

现今是网络信息时代,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你在什么行业工作,你都会有许多网友同你讨论问题,交换意见。而我和糜华菱先生却是在网络时代以前就已结成的文字交,所以这种友谊特别可贵。他是湘西人,因为研究沈从文,我们通信十多年,起初是交换写作意见,后来成了好朋友,又互相交换照片;到2002年,我到凤凰参加沈从文诞辰一百周年学术会议,我们终于见了面。

糜先生就是沈老作品中所写的湘西人性格,诚挚热情,我每次向他请教,他总是给我充分帮助,给我送资料,送他自己发掘到的信息。记得我在编译沈从文小说英译选本 IMPERFECT PARADISE 时(中文译名我叫它《非美满的天堂》),糜先生正在编写《沈从文作品方言考释》,他为了便于我进行翻译,除了将《方言考释》寄给我之外,还解答了我另外提出的一些问题,帮我弄清了一些不易理解的词汇。后来这个译本顺利完成,1995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糜先生注意挖掘信息,常常在有意无意间帮助我弥补所见资料之不足。比如,在拙作《沈从文传》里,我曾提到沈老抗战时期的作品《看虹录》引起很大争议,但这篇作品究竟是哪一年发表在什么刊物上的我还不清楚(学界和沈的亲友也没有人能说清楚)。糜先生读了我的《沈从文传》后,经过多方查找考证,终于把这篇“佚失”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作品,从原刊发的杂志上找了出来,并且复印给我。因此,我才有可能把这篇作品译成英文,收进 IMPERFECT PARADISE 书里去。我还觉得,这部作品证明了现代中国最先进的先锋派作品不只是有上海的“现代派”,而且在北京、

昆明也有过优秀的现代主义作品，沈从文写于昆明的《看虹录》就是其中之一。

在《走近沈从文》这本书里，很多文章体现了作者对考证工作的重视，他写大的问题如沈老与鲁迅的关系，与郭沫若的关系，与丁玲的关系，以及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官员对《长河》的任意删削；写小的问题如鲁迅为什么叫沈从文为“孖孖阿文”，沈从文在小说里所说的“久米仙人”到底是什么神怪，他都做有认真的考证工作。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的法制文学和警探小说时，就常感到糜先生的考证工作也就像侦探小说中的侦探那样，十分注意搜集一切有用的信息。因此，翻看糜先生这本书，几乎在每篇文章里都能发现一些新的资料和见解。

沈从文 1959 年写过一篇散文，题目是“让我们友谊长青”。现在我们读《走近沈从文》这本书，所有读者也一定会感觉到：我们可以从这里更多地了解沈从文及其作品，同时糜先生也是自己的一位文友。

金介甫

2005 年 6 月 7 日 于美国新泽西州家中

目 录

序	1
访老作家沈从文	1
国人重识沈从文	6
从《边城》到文学馆	11
序《沈从文生平年表》	14
“奴”字的故事	
——发生在鲁迅与沈从文间的一次误会	16
一死一生见交情	
——记沈从文营救胡也频和丁玲	18
郭沫若与沈从文的文字恩怨	24
胡适何时识从文	36
细听沈从文“口述”	40
附：《沈从文晚年口述》部分笔录勘误	43
在沈从文墓前	46
无尽的思念	49
缘分	51
都是一点翰墨缘	62
体验《边城》	64
别开生面《湘行集》	69
《从文自传》史实考辨	73
王村：从《小砦》到《芙蓉镇》	90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什么样子	
——评大型摄影集《沈从文和他的湘西》	94

如此“精品”

——一本曲解原作的沈从文小说选	103
沈从文两篇佚文复出记	108
《看虹摘星录》在哪里	114
《长河》探源	116
沈从文《长河》的多舛命运	119
“孖孖阿文”新释	130
寻找“久米仙人”	
——与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先生的通信	132
“三七四”外国货	135
柳亚子藏书《记丁玲》	138
符家钦与《沈从文传》	140
沈从文家乡的边城书社	143
名人故居何处寻	146
沈从文作品方言考释	148
沈从文作品中沅陵(辰州)地名图说	163
沈从文生平简表	178
后记	200

访老作家沈从文

7月的一天,我按照辗转托人打听到的地址,在北京一幢新建的高楼里,找到了老作家沈从文的住所。门上—张纸条:“沈老有病,谢绝会客”。——这我早就听说了,但因事先曾得到沈老夫人的同意,我还是敲响了沈老的家门。

出来开门的是沈老的长公子,他将我让进客厅,并请出了他的母亲。沈老的夫人——张兆和女士虽已年逾古稀,但看来身子硬朗,精神很好,去年还是她代沈老给我写的回信。但我们毕竟还是初次见面,我便“自报家门”,说明来意:我是沅陵人,与沈老有桑梓之谊,小时上学就每天从他家“芸庐”的后边经过,长大后读他以湘西为题材的作品,更为其浓郁的乡土气息所倾倒。去年借同事来京公干之便,托他打听沈老住址,并代为前来看望,夫人曾给我回信,表示我如果有机会来京,欢迎前来做客。沈夫人的记性很好,经我这么一提,马上就记起来了,连说“有这回事,有这回事!”

老骥“不倒永向前”

落座后,沈夫人首先向我介绍沈老身体状况:他今年85岁高龄了,80岁那年还耳目腿脚灵便,并与画家黄永玉相约,一同回凤凰老家一趟。但从1983年起,他患脑血栓,就一直行动不便。去冬又患肺炎,住院很长时间。因为身体不好,又怕外来感染,所以医生嘱咐不要见客。由于手不好使,现在已不能从事写作,但脑子还很清楚,仍在指导助手从事古代服饰的研究。

在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的领域里,沈老已辛勤耕耘了60多年,并卓有成效。别的不说,只就他晚年完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

究》一书而言,全书20余万字,精装16开本,包括从殷商到明清的历代精美服饰图像700多幅,对我国古代服饰艺术进行了许多独到的研究,并从这一侧面反映了我国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已成为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国首脑的珍贵礼品。可是谁曾想到,这部鸿篇巨帙竟是在迟暮之年,以惊人的毅力,反复修改、增补完成的呢?不过,老骥终有伏枥时,如今他到了耄耋之年,竟不幸半身不遂了。但是他仍没有放下工作,还在用脑、用嘴指导助手继续进行研究。

坎坷过尽喜晚晴

沈夫人这时问我:“你过去与他通过信吗?”我说:“当他写《湘行散记》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哩!我是在1983年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小说选集》和《散文选》之后,才开始给他写信的。第一封信寄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但不久被退回来了;接着写信到出版社去打听,也没有回音。”这时沈夫人笑着说:“他在北京大学教书,那还是30多年前的旧事,你现在写信到那里去,那怎么能收得到呢?”

原来早在解放初期,沈老就被误解了,他的旧作和纸型也被出版社销毁了,从此他就退出了文坛,也离开了北大,转到历史博物馆去当了一名文物工作者。1964年,周总理得知他对我国古代服饰有研究,曾指示给他配备助手,让他写出一部关于我国历代服饰艺术的书籍来。但不久“文革”爆发,这部书稿成了“四旧”,遭受批判,他本人也被下放去了湖北农村。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把他调到历史研究所,并为他建立了服饰研究室,使他得以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书。与此同时,随着文艺春天的复苏,他早年的文学作品也相继重版,有的还被译成外文。他本人也先后应邀到美国、日本去讲学。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过重要贡献的老作家,终于恢复了他在文坛上应有的地位。前年6月,中央组织部还专门下达文件,对他的晚年生活进行妥善的安排。

由于解放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销声匿迹,他在这段时间

里究竟在干什么？在近 30 年的风风雨雨中，他又是怎么度过的？这些都是家乡人所关心的，也是我这次访问所想了解的。但是他的老伴对这方面的往事却谈得很少，只在讲到要重版旧作而旧作已荡然无存的时候，才偶尔提到“文革”中的遭遇。至于沈老本人，他也很豁达，曾在给一位沅陵老乡的信中说：“在近 30 年的社会大动荡中，千万熟人多在风风雨雨里成了古人，而我在历史灾难临头时，倒像得天保佑，一家大小八口都平安度过。”国外有人传言，说他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他有一次借在国外讲学的机会，对满堂的听众说：“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风生，不证明我过得很好么？请朋友们不必为我担心，人类总是要前进的，中国也不例外地要前进！”他这番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这种豁达宽广的胸怀，正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风范，也体现了他对祖国的深厚感情。

也正是出于这种感情，当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为他全家提供飞机票，要他一同出走时，他严词拒绝了；相反的，北京刚一解放，他就写信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动员他回北京来参加工作。以后，尽管他并不十分情愿地改了行，但当他一旦得知周总理出国访问经常见到外国的古代服饰展览，表示希望我国也能有一本这方面的专著时，他立即挺身而出，接受任务，奋笔著书，为国家填补了这项空白。

果实累累挂新枝

我和沈夫人的谈话，很自然地转到了沈老著作的近年出版情况。据她介绍，除《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外，国内重版沈老的文学著作，最先有 1981 年湖南版的小说选和散文选各一部，接着又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的小说选和散文选各一部，以后又有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出版的 12 卷本《沈从文文集》和四川出版的 5 卷本《沈从文选集》。我补充说，最近又有黄河文艺出版社的一本《沈从文代表作》。这样，沈老著作近年来在国内出版的，不包括外文译本，就已有 20 余本之多。这些书籍不仅发行于国

内,而且发行到海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各国从事沈从文研究的汉学家就有 20 多人,并有 3 人因此取得了博士学位。还有更多的读者,由于沈老作品的吸引,纷纷沿着《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里的足迹,专程到《边城》、《湘西》、《萧萧》等这些作品产生的地方,去体验那里的民情风俗,领略当地的秀美山川,追寻作者笔下写过的神话传说。

这时我谈到,我曾想买几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沈从文散文选》和《沈从文小说选集》赠送家乡亲友,但前者 1982 年只印两万册,后者只有两万一千册,我找了好些地方都没有买到。沈夫人补充说:“连我们自己买的被人要光后,也无处再买了哩!”接着她不无遗憾地说:“不仅书的印数不多,而且改编成电影的放映场次也很少,《边城》和《湘女萧萧》这两部电影,我们自己也没有看到,只是从电视里看到过《边城》。”

一往情深话桑梓

和沈夫人谈话的时间不短了,我打算告辞,这时沈夫人问我:“你想见一下沈老本人吗?”我说:“当然希望,假若对他休息和健康没有妨碍的话。”于是沈夫人先到沈老的起居室去看了看,然后回来将我带过去。当我走进沈老的起居室时,只见沿墙摆着许多书柜,其中一角摆着一部电视机,满头银发、目光深邃而又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沈老,正靠在一张藤椅上看电视。沈夫人把我介绍给他:“这位湘西老乡,沅陵人,来看你的!”沈老身子挪动不便,只朝我点了点头,嘴唇动了一下——由于面部神经麻痹,说话的声音不清楚,但沈夫人听明白了,她“翻译”给我:“他说,沅陵是个好地方!”我问:“沈老 1982 年回湘西,到了沅陵吗?”沈夫人代答:“没有,还是抗战那年去的,在那住了 4 个月。”沈老这时问我(当然还是通过沈夫人“翻译”):“我当年住的地方——‘芸庐’现在还在吗?”我说:“还在,我 1985 年回家乡时,还依然从那房子后边走过,去看我小时上小学和初中的母校。”

时光过得真快,沈老不到沅陵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可以看

出,他对沅陵和它因以得名的沅水流域依然怀着深厚的感情。正如他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里所说的,“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份乡村人事。”因此,当他80岁那年重回湘西时,虽未能再沿当年《湘行散记》的足迹把千里沅水的各个县份都走一遍,但仍一一询问到了这些县份的现状。后来他在写给一位沅陵老乡的信中说:“沅陵地方给我印象最深,这次回去来不及去看看。只听人说,柳林岔、瓮子洞^①附近五强溪大水电站已决定兴建,明年开工。沅陵、泸溪、浦市、辰溪均将部分或全部被淹。我还希望在明年能回沅陵去看看”。但遗憾的是,第二年他就因患脑血栓而难于行动,再回沅陵、再回湘西的计划落空了。不过,他作为湘西土生土长的作家,家乡的父老子弟仍将等待着他,怀念着他。

分别时,我祝他健康长寿,他也极力举起不灵便的右手和我轻轻一握,似乎是说:“我还要继续活下去,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哩!”

1987年作

刊于翌年北京《老人天地》月刊第2期

① 均为沅陵下游地名,前者并曾在《湘西·沅陵的人》一书中写到过。

国人重识沈从文

——写在沈从文逝世 10 周年

我写这个题目,是因为有位外国汉学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人,你可认得沈从文?》。这篇文章发表在 10 年前沈从文逝世的第三天,即 1988 年 5 月 13 日的台湾《中国时报》上,作者是瑞典皇家学院院士、沈从文作品的翻译家马悦然先生。他当时写道:“最可悲的,是中国年轻的一代根本就没有读过沈从文的作品”,“大陆作家高××^①在瑞典时,我将沈的作品给他读,因为他也不曾读过。他读完了,大为吃惊:30 年代的中国就有这样的文学!?”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认得自己的天才,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悲伤。”在这里,他的意见很尖锐。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持类似意见的还不止是马悦然院士一人。曾任职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华裔学人韩秀女士,也曾在一篇题为《沈从文先生印象》的文章中写到,在她任教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学院时,也曾遇到这样的事:“一日,我们的研究生和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开茶话会,会上中国学生问美国学生正在研究什么?答:沈从文小说。但问话的人不知沈先生何许人也,于是我们的学生向中国客人介绍沈先生生平、著作,如数家珍,我坐在旁边,忧喜参半:喜的是,沈先生著作得到美国青年文学家的衷心热爱;忧的是,来自大陆的青年‘学人’竟不知自己祖国的文豪!”这篇文章发表在台湾《联合报》上,日期比马悦然院士那篇早一天。

说实在话,当我读到这两篇文字时,我作为中国人,对自己同

^① 名字由引者略去。

胞不知道自己的作家,还有待外国人来作介绍,我心里曾感到很不是滋味,脸上也火辣辣的。因为我知道,沈从文这位早年驰骋文坛的老作家,解放后改了行,除在1957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时出版过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之外,他几乎从文坛上销声匿迹近30年。在这样情况下,像马悦然院士和韩秀女士所说“不知沈先生何许人也”或者“根本就没读过沈从文作品”的年轻一代,肯定是大有人在的。

但是后来,我从云南作家彭荆风写的一篇回忆长文里,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景:这位自称“晚辈”的作家,曾在沈从文生病的最后5年里,10多次去看望这位老作家;他的女儿小鸽子也是一个沈从文迷,曾在1981年把《边城》手抄一遍,拿去请作者签名留念;他自己在80年代初的老山边防前线,还曾看到有的战士在猫耳洞里读沈从文作品……这些情景,曾使沈从文为之“眼睛润湿”,也使彭荆风“长久为之感动”。^①

有一次,我收到一位朋友从国外寄来的一张支票,要我给他寄点关于沈从文的资料。当我到银行去办理取款手续时,一位年轻的女营业员看到支票的用途栏里有一行中英文混合的附言:“沈从文 books, Copies, postage”。她问:“这沈从文是作家吗?”我说“是的。你知道他吗?”她说:“他是有名的作家嘛!”这时,对面的一位男营业员听了,也把支票要过去,把用途栏里的附言饶有兴致地念了一遍。我又问他:“你也知道沈从文吗?”他也说:“是的,这是一位老作家。”真没想到,在这个小城的银行里,我竟一下子遇到了两位沈从文的年轻读者。

又一次,我拿了两份关于沈从文的资料在这个小城里请人打印。一位年轻人从旁见了问:“这沈从文是作家沈从文吗?”我说:“是的,你读过他的作品吗?”他说:“我上学时,语文课里就有《边城》作为阅读篇目。”这时给我打印资料的年轻人也说:“我参加自

^① 见彭荆风《病中的沈从文先生》,刊1991年9月11日上海《文汇报》扩大版。

学考试,试题中也曾考到过沈从文哩!”这两个年轻人只受过中等专业教育,以前又长期生活、学习在农村,在文化见闻有限的条件下,居然都读到过沈从文的作品,这使我又一次感到惊讶!

经过这两次事情后,我进一步注意这些年来沈从文作品的出版情况,发现:从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尽管国内的评论界对沈从文的评价还议论不一,甚至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新闻界还因有人“对他评价的尺寸不好掌握”而迟迟未作报道,但出版界总算没有冷落他。1981年,湖南一家出版社率先打破沉默,接连推出《沈从文散文选》和《沈从文小说选》。以后,他的作品频频亮相,到他去世那年,仅就我所见到的,就有11家出版社出版选集和单行本17种之多(其中还包括国内出版的3本外文译本)。在此期间,电影界也推出了两部根据他作品改编的电影:一部是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边城》,另一部是据小说《萧萧》和《巧秀和冬生》改编成的《湘女萧萧》。后来电影《边城》的某些镜头,还被电视大学引入了《中国现代文学》课文作辅助教材。我前边提到的那几个年轻读者,以及彭荆风所遇到的猫耳洞里的战士,很可能就是从这个时期出版的书籍和电影里熟悉这位老作家的。

随着这些作品的出版,很快出现了阅读和研究沈从文的热潮。1981年,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所谈论的还只是《海外的“沈从文热”》。而到1982年,就有人要写一篇《国内的沈从文热》了^①。到了1984年,则更有人惊呼“中国文艺界形成了一股赤道盛夏季风般的‘沈从文热’”,提出要对它“泼下一瓢冷水”了^②。尽管各人对“沈从文热”的看法还不一致,但都承认有“沈从文热”,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进入90年代后,“沈从文热”有增无减,各种版本的沈从文作品集已累计达到了44种(仅据我所

① 见刘一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载1982年《吉首大学学报》第2期。

② 见1984年2月《洞庭湖》杂志的编辑部文章。